

不能让下水道再“吃人”

赵志疆

年6月23日,在北京,因汽车雨中熄火,河北青年杨铁贞和满洪浩推车时坠并身亡。大雨突降,脆弱的排水系统使城市陷入一片汪洋,隐匿于水面下的无盖窖井就像一个可怕的黑洞,“为什么没有井盖?”这是泣血的追问,也是愤懑的谴责。

窖井盖缺失的原因无外乎两种:大雨前就已经缺失,或者在大雨中被冲走。无论哪种原因,都暴露出城市管理的软肋。在窖井的建设和管理问题上,多数城市依旧沿袭“谁需要、谁建设、谁管理”的“多头管理”模式,因此很容易出现缺少窖井盖无人问津。

悲剧发生后,长沙全城搜救备受关注,相关部门不可谓不尽心尽力。问题的关键是,如果相关部门能早一

些及时防范,悲剧的发生或许就可以避免。哪些地段容易出现积水,哪些窖井盖缺失或容易被顶开,对于职能部门来说,这些信息应该并不陌生,为什么没有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呢?事故发生后,当地几位市民表示,这里的井盖经常被冲开,很不安全。下水道“吃人”,职能部门难辞其咎。

如果说城市排水系统的改扩建尚需假以时日的话,建立自然灾害预警机制应是当务之急。作为全球公认的预警机制完善地区,香港《天灾应变计划》规定了政府各部门均有指定的具体任务和责任人,例如,教育局决定并宣布恶劣天气下幼儿园、学校及特殊学校的安排,民政事务总署开放临时避护中心等。目前,广东省正在学习香港经验,准备立法规范天灾

预警响应机制,这样的思路 and 做法,无疑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以此次发生在长沙的悲剧为鉴,不少地区正在积极排查窖井盖状况。这显然只是第一步,悲剧因窖井盖而起,反思却不应止步于窖井盖。隐藏在窖井盖下的,是脆弱的城市排水系统;大雨来临,手忙脚乱的城市背后是预警机制的缺失。这些导致悲剧的深层原因,不应该继续被忽略。只有以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维护城市秩序,更加畅通的信息渠道做好自然灾害前的预防,更加清晰的责任归属明确自然灾害中的分工,公众的安全才能更加有保障。大雨袭城,下水道作为“城市的良心”屡屡被人提及,下一次,希望“城市的良心”能够经受住考验,不能让下水道再“吃人”。

新民随笔

城镇化之惑

季颖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说,有亲人埋葬的地方,就叫故乡。我的故乡,不但埋葬了许多亲人,还有的依然健在。上个星期,刚回去探望了一次。

故乡位于苏中平原,几年前由县改市,快速进“城”。前段时间,全国两会把城镇化提到新的战略高度,有专家认为,“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宏大的城镇化进程。”也有不少声音,提醒城镇化建设要避免“误区”。过去不太在意故乡发展情况的我,这次特意留了心。

城镇化不是“造城运动”。但当我开车穿过城区中心时,路边不见干净整齐的楼宇或民居,多是大堆拆迁后的废墟。更头疼的是行人和骑车者,喜欢占道马路中间,仿佛还在乡间小路上闲庭信步,毫不顾忌身后汽车。本地司机见多识广,越过双黄线借用对面车道扬长而去,却让我这个在上海开了十多年车的驾驶员手足无措。“子不嫌母丑”,我没有贬低乡亲的意思,可城区建设了多年,还没有个完整的城市形象,人们基本的交通文明素养怎么也没明显改善?

城镇化不是“圈地运动”。表哥家盖了没几年的三层楼房,马上又要拆迁。表哥家原来的村子叫“十里甸”,顾名思义,离县城十里地。几年前县改市的热潮中,村子被划进新城范围,房子和土地没了,但得到一笔补偿款和几个城区户口。表哥花20多万元在新宅基地盖了楼房,其中几间租给附近学校教师,日子倒也乐和。最近新规划出台,表哥家附近要建体育中心,满足市民们日益增长的文化体育需求。我以为他会惋惜新房子,谁知他说,此次拆迁补偿价格不低,他的三层楼房面积大,能拿到100多万,足够在城里买一套大电梯房,真正变成“市民”。

城镇化不是“空心化”。老家如今能看到的大多数是老人,青壮年都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时如候鸟般纷纷归来,热闹一阵。而村前一望无际的田地,因为缺少劳力,很多人家不愿耕种,在种的也就是口粮蔬菜,几乎没有规模农业或经济作物。村里还有不少破败的房子,主人早已搬离,废屋空占土地。如何利用城镇化建设解决当地人的养老和孩子教育问题?如何吸引青壮年回流故乡?如何借助土地使用权改革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这些,都需要好好思量。

我的故乡,只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我的观察,也只看到发展中的一些皮毛;我的疑惑,希望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找到解答。

严打“PS 艳照敲诈”需要兴师动众吗？

新民网论

“全社会动员起来,掀起一场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的‘人民战争’”,近日,湖南双峰县出现大量标语,落款为双峰县各级政府。据湖南卫视《湖南新闻联播》报道,起因是当地确有不少人利用PS技术合成艳照实施敲诈。

对这种低劣的敲诈把戏,有必要在全县兴师动众地掀起“严打”声势吗?这本是赤裸裸的敲诈勒索,手里的“筹码”还是虚假的。对普通百姓来说,被假艳照敲诈到,除非自己的确道德有亏。对领导干部来说,那就可能本身不仅在道德上有污点,往往还与违法乱纪有关,权色交易、权钱交易等等问题呼之欲出。论伤害不过是为遮丑买单,一小撮人在“黑吃黑”把戏中“中枪”而已。

假艳照敲诈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即可,大可不必兴师动众。把地方有限的、宝贵的司法资源投入到这种“高射炮打蚊子”的游戏中,这不是对地方法制理念和官员作风的讽刺吗?

摆脱严打假艳照的滑稽意味,树立当地严肃法制的形象,把重心放在营造规范法制环境的扎实工作上,这才是重塑法制尊严的正道,也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与认可。

(许晓明 全文刊新民网,网址 www.xinmin.cn)



理想与现实

郑辛遥

龙井茶里的中国梦

朱绩崧

“江上往来人”呢。

消费也有伦理,节约向称美德。有识之士,发起了“光盘运动”,响应者云集影从,摇身变为时尚。有的明星,为了代言这一公益事业,拿起刚洗净的餐盘,也当光盘充数。规模更大的节约活动,当属上周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熄灯一小时”。我也参加过,但据搞电力的朋友说,这样的活动虽然对电网没有太大的冲击,但也起不到减少电能消耗的可观效果。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些家庭,因为一小时没了电,就点起蜡烛,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倒是挺可观的。

清明到了,市场风云无论怎样变幻,且留给经济学家和宏观调控吧,龙井茶则该喝的,还是要喝,这是天时地利对人和的馈赠,只是要买与自己财力、口味相称的才好,更不可吸几口就倒掉。此刻滚水一倾,茗烟翻涌,心头突然升起“中国梦”这三个字。那究竟什么是“中国梦”呢?我想,既然有个“中国”作定语,显特色,这场梦的根基里,我们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自然占些分量吧:尊重劳动,珍惜物力,戒绝浮躁,踏实前行。这份朴素的情怀,是区区在下,自一杯淡淡平平的龙井茶里,看到的中国梦。

自由谭

中央吹来新风,消费严控三公。于是,去年茅台、五粮液走低,近日狮峰、梅家坞跳水,无不立竿见影。一道道走低的价格曲线,勾勒出曾经风光无限的灰色市场规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这是个谁有资格消费的大问题,理一理清,对调整重大利益结构,无疑奏响了一道序曲。可名酒名茶,乃至豪车豪宅,生产建造出来,总是希望有人来消费,拉动经济吧。所以,这个也必须考虑:有资格的人应当如何消费?

很巧,一位网友,给媒体写美食评论,最近讲述了随扬州一船队开赴长江捕捞刀鱼的感受,让我感触良多:“大清早跟渔民坐小艇到江上渔船捕捞刀鱼,被冻到钻心,吹到凌

新民新语

下个张国荣在哪里

孙佳音

十年前,疫情严重的香港,有成千上万人天蒙蒙亮就走到北角殡仪馆去送他。那天全城的白玫瑰几乎都被买光了。十年后,香港流行音乐凋零电影工业式微,张国荣依旧“风华绝代”,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李碧华赞他“眉目如画”,她说张国荣是最生不逢时的艺人,演戏有周润发在前,唱歌有谭咏麟在先,但在残忍的娱乐竞争中,他能始终保持自己的笑脸。黎小田回忆当年一起录唱片时,“一发现有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就会播出来听,他都坚持整首歌再唱一遍,以保持顺畅。因为补唱再接的地方,是会从呼吸声听得出来的。”

关锦鹏说张国荣只是把自己当作电影的一页:“从《烈火青春》到《胭脂扣》,五年间张国荣已是香港男演员中最当红的一线,但他始终也没有助理,没有私人化妆师,更不用说什么保姆车了。”

很多人说在王家卫的电影中,演员和道具差别不大,但张国荣还是赋予了角色或落拓或阴郁的气质,杜可风说这是因为“他真诚地想要分享自己的生命历程给观众”。梁文道讲:“香港大部分歌手唱歌都是在唱别人写给他的东西,但是张国荣唱的歌,你会觉得那真的是他在唱给你听,是他在唱,是他的话。”

十年过去,他依旧纯粹、明亮。但时代已然不同——

电视选秀让我们习惯了“一夜成名”。利落、倔强、细腻、坚韧,每一个选秀明星的故事都能够帮助他们准确传递出观众所渴盼的特质,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大多就此被局限。再没有一个歌手,那样义无反顾地想要唱出自己的情感和故事。

明星不再倚重作品,更在乎曝光率。于是中国女星前赴后继,蝗虫一般席卷了欧洲各大电影节红毯。你可能记得她们代言的化妆品牌,或者记得她们曾经故意走光,甚至记得她们因为滞留时间过长遭遇当地保安驱赶,但大概很难记起她们的角色。

恶性炒作也早已不是新鲜事。绯闻、丑闻、骂战、掐架,自曝隐私甚至吸毒,在名利面前,节操和底线被踩在脚下,“爱惜羽毛”更是显得滑稽可笑,大概再没有一双巨星会因为不堪粉丝对峙的压力而放弃领奖甚至退出乐坛。

十年过去,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张国荣在哪里。